

TAKAMURA KAORI

高村 薫



七曜文库

飞翔着黄金

黄金を抱いて翔べ

班健 译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抱着黄金飞翔

班健
译

OGON O DAITE TOBE by Kaoru Takamura

Copyright © 1990 Kaoru Takamura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in care of Tuttle-Mori Agency, Inc., Tokyo
through Beijing GW Culture Communications Co., Ltd., Beijing.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7-2010-2720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抱着黄金飞翔 / (日) 高村薰著 ; 班健译. — 长春
: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2.6
(七曜文库)
ISBN 978-7-5463-9026-0

I. ①抱… II. ①高… ②班… III. ①长篇小说—日
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72509号

抱着黄金飞翔

作 者	[日]高村薰
译 者	班 健
出 品 人	刘丛星
创 意	吉林出版集团·北京汉阅传播
策划编辑	渠 诚
责任编辑	顾学云 李瑞玲
封面设计	未 氓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9.125
版 次	2012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18号底商A222 邮编: 100052
电 话	总编办: 010-63109462-1106 发行部: 010-63104979
网 址	http://www.beijinghanyue.com/
邮 箱	jlpjg-bj@vip.sina.com
印 刷	北京振兴华印刷有限公司

ISBN 978-7-5463-9026-0

定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投稿热线: 010-63109462-1040

抱着黄金飞翔

黄金を抱いて翔べ……

漫长黑夜之后的黎明闷热难耐。

凌晨五点半，一位送报员走出大阪福島区的发行站，才送了半小时报，汗水就顺着他的衬衫滴落下来。

横穿浪速区，来到土佐堀川上的常安桥之后，送报员停下摩托，解下脖子上的毛巾擦拭汗水。

这时，朝阳跃出了河面，浑浊的河面上泛起耀眼光芒。

四十米远的桥墩附近，似乎有一个物体上下浮动着，看样子像是破布、垃圾袋之类的东西。

大阪的河里现在好像是能看到些鱼了，却每天都漂流着各种垃圾。

然而，那物体顺着水流缓缓漂动，看来不像是垃圾袋。

那东西摇摆着，根据露出水面的部分来看，是一个被浸泡得发了白的东西。

二十五日清晨，大阪市西区土佐堀二丁目的土佐堀川，出现了一具男性浮尸。

凌晨六点，经过筑前桥附近的送报员 A 先生发现水面上漂浮着一具身着西装的男性尸体，立刻报警。随后赶来的天满署警官很快将尸体打捞上来。事发现场附近一带的交通有所堵塞。

死者头部被枪击，脸部有被殴打的痕迹，警方因此判定这是一起恶性杀人案件并展开调查。男子护照上的名字是“楚要焕”，警方正加紧联系韩国大使馆，以确认该男性死者的身份。

从双筒望远镜的镜片上，可以感知自己的眼睛——眼球和连着额头的神经——正在运动。太阳穴突突跳动，耳根微微抽搐。

我看到了世界……

凌晨六点，幸田将百叶窗拉开了些，一阵眺望之后，取出了双筒望远镜。昨夜入住酒店时，从窗户只能看到酒店前方阪神高速高架桥的灯光，下面土佐堀和中之岛的模糊轮廓，以及对面 JR 大阪站周边高层大厦的霓虹灯。

土佐堀和堂岛两条河流之间，是一片黑暗的普通楼房。

酒店位于低矮房屋和商铺密集的商业区一角，只是一间没名头的商务酒店，昨夜又有好友北川带路，幸田入住时便没太留意周边环境。因之，今早不到六点醒来，他便仔细观察外部环境。虽说夏天逝去快俩月了，城市里的几十万台空调兀自昼夜不停地排热。天空显得沉闷、灰暗。

在一排有些老旧的水泥建筑对面，是沿河而建的人行道。绿化带的一头有一个男清洁工正在走动。这就是幸田最先看到的景象。

那男人穿着浅灰色工作服，低着头，慢悠悠挥动着笤帚。他的动作那么平缓，简直像是做祷告。幸田看出了神。人类的臂膀可以如此有节奏地左右摆动，真是不可思议。幸田从

没见过这么舒缓、有规则的动作，虽有似曾相识之感，一时间却又想不起来。

幸田就这样盯着男人看了半天。他和那男人的距离太远，看不出对方年龄，只是觉得那挥胳膊的姿势颇具老态，由此推测其年龄是六十许间。

幸田本来就觉得姜都是老的才辣，尤其是这个年龄段的老人。他们往往有着独自生活几十年的丰富积累，故而形成了沉稳的仪态。这本身就是一件很不平凡的事。幸田时常寻思年老以后是否有望变得跟那些老人一样。

而且，幸田从不知道这样早就会开始对道路的清扫。空无一人的大街上，清洁工边走边扫，很快就消失在建筑物之中。

幸田将目光转向别处。放眼望去，一排排的水泥建筑物和道路不规则地交织着。幸田看了片刻，脑海里竟是空白如故。再观察一下，只觉得建筑物的高低不平更显杂乱无章。真是难以捉摸的城市。从一开始，幸田就知道自己是在观测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即使是居住了十年的城市，如果有需要，他也会将之还原成一张白纸来重新审视。一半是因为慎重，一半是因为习惯。

半年前搬到关西时，幸田住的地方和工作单位都在吹田市，哪怕乘 JR 来大阪都嫌远。所以，他不太了解大阪。就算后来渐渐有些接触，他也记不住每条小路、每家小店和每座大厦的位置。

观察了近半小时后，幸田脑袋里渐渐形成一幅地图，上面包括阪神高速高架桥两侧、正对酒店窗户的大楼和附近的

几条道路。酒店右侧有个斜坡，往前二十米便到了高架桥下。高架桥正好横跨土佐堀。幸田昨晚经过那儿时，好像看到桥下有个小停车场，但酒店窗户前方有大楼和高架桥挡着，就看不到了。记忆里，那儿的牌子上有“一小时一百七十日元”的字样。估计酒店旁的小路就通往那个停车场。小路一直延伸到高架桥下，对面是栋石头大楼，似乎是“二战”遗迹，也没准是战后修的。类似风格的大楼，沿河也有好几处。这里汇集了很多证券行业的老店和城市银行的总部，所以通风情况不佳。

幸田知道高架桥对面的那座石楼也是一家银行，虽然他现下只能看到银行的顶层和下面一层的玻璃窗。那些楼层的窗户都从里面糊上了贴纸。幸田看不到石楼对面高架桥巨大的西面侧墙，当然也看不到墙面上的烫金文字。

从幸田所在的位置，只能看到那座楼的西南角。那儿是地下停车场的进出口。左边有个保安的值班室，一个道闸，一盏红灯。这里巧妙地处于眼前几座大楼的交错处，而且刚好是幸田视野的正中央。

北川突然邀请自己来，就是因为这个？

幸田如此推测，却没去想接下来的事情。他现下唯有条件反射似的凝目观察能看到的東西。

拿地理条件来说，银行四面都是道路，东、南皆有大楼，北临河川，西面则是阪神高速，视野开阔，对面的中之岛地区一目了然，只有地下停车场的地上进出口部分观测不清。幸田觉得东面和南面的两座大楼正是观测那里的最佳位置。

东面的大楼尤其如此。其高度是银行的数倍，乍一看有十四五层，估计是信托银行总部的营业部门。从幸田的位置可以看到最高层及下面三层的天花板，几百只荧光灯发出的光线经由百叶窗折射而出。此刻，灯犹自亮着。幸田推测那是操作大厅。这就意味着大厦里的一些部门尚未停工，譬如物业管理部和警卫保障部门。

但是，从大厦的角度来看，会看到什么呢？从酒店窗户的位置很难判断出这一点。南面的大楼也是同样的情况。到底是要亲自去测量一番才行啊！

幸田换了个姿势，将望远镜瞄向酒店旁的小路、附近的大楼、前方的高架桥和土佐堀川这一大片地区。

他首先将望远镜对准了一扇窗户。一般人都会先看窗户。在高速成长期建造的楼房，总有一面墙是并排的窗户。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楼房几乎都有玻璃墙，而一九八〇年后建的楼房，窗户反倒小了。借助窗户，不仅可以大致推测楼房的建造年代，更可大致猜知其内部的设施和装潢。观察窗户，正是确定目标以后的第一项工作。

然后要掂量的是，窗户后面有没有藏着别人的眼睛。一百扇窗户就是一百个角度，就是一百双眼睛。不管百扇、千扇，幸田都会从后面很可能有人的窗户开始挨个排除。若说这是无聊，倒不如说是一项简单、枯燥的工作。这种枯燥不知何时成了一种执著，就像是推销员逐门寻求客户。

实际上，很少有窗户需要用心观测。城市中的窗户后面几乎都没有人。高楼大厦中，办公室的窗户白天窗帘低垂，

阶梯大厅和洗手间则罕有窗户。有的窗玻璃上还写着“无担保商业贷款”、“电话融资”之类广告。而且，每扇窗户从远处看都很干净。这不免让人赞叹。听说大厦的玻璃每周都要清洁一次。在城市，清洁高楼大厦玻璃的报酬相当可观。

幸田的背后突然传来北川的声音——“又开始玩了？”话语中夹杂着哈欠声。

一小时前，北川从隔壁来到幸田的房间，自称没睡醒，躺到了他的床上。眼下，他只说了这一句，便又翻身睡去。

幸田继续观察。这一次，他看到了河。大抵是退潮之故，水平面下降了近半米。一艘挖沙船停靠在中之岛一侧的岸边。白天，幸田几次看到挖沙船作业。挖沙船的巨大铁铲挖起河底的沙石，只要有轮船驶过，被搅动的水花就会让异臭随风传开。流经大都市的河流有着不可思议的相似。它们似乎是唯一没被人类征服、兀自存有尊严的东西，是一片尚未被人类完全糟蹋的自由之地。哪怕是淤泥和垃圾的臭味，都会让人领略到一种河流特有的自由气息。

幸田想打开窗户，无奈窗户上了锁。

对幸田而言，开锁是小菜一碟，但他懒得动手。幸田觉得烦闷，又拿起了望远镜。突然，他看到了一个适才用肉眼观察不到的地方。

——银行屋顶机房的窗户。而且，窗帘被拉开了。

幸田立刻调整望远镜，放大倍数仔细观察。从百叶窗的缝隙中，他看到室内有四台笨重的大型机器，而且看到了机器上带有粗金属线的滑轮。具体结构虽然看不清楚，却足以

推测机器上另有轮轴和飞轮。这大概是电梯的曳引机。幸田大体知道电梯的构造，却是首次看到真实的曳引机。这引起了他的兴趣。屋内另有一排像是橱柜的钢板箱，想来当是控制盘和继电器盘的变压器。

这个有窗户的房间就像一个小方盒子，刚好罩在银行正方形大楼的脑袋顶上。屋内曳引机的四角恰好固定在大楼的中心线上。幸田从未踏进银行大楼，却想象得出大楼的内部结构——主要通道呈十字形交错，电梯位居正中，房间则挨着那通道分布四周。要想搞清具体情况，唯有深入大楼内部。这让幸田有了一种压迫感。

“看到什么有趣的东西了？”

北川不知什么时候醒了，挠着那一头鬓发，又打了个哈欠。然而，他的头脑肯定是完全清醒了。

北川一副娃娃脸，长相比较端正，很是讨人喜欢。细看的话，就算是他刚睡醒的迷糊样里，都有种让人不容小觑的锋芒。尤其是他的眼睛，哪怕蒙眬时都不失光泽，似乎他的视网膜构造跟常人不同。

“六点半了啊，快到上班时间喽。”北川从床边走到窗畔，说道，“快看那个停车场的入口，马上就会有辆车开过来。”

幸田将镜头转向刚才看的大厦的西南角，第一次看到有个保安走出值班室，站到路上。大概是值夜班闹的，保安打了两个哈欠。那是个瘦小干瘪的男人。他伸了个懒腰，往东瞥了一眼，便急忙跑回值班室。很快，道闸被抬起。正如北川所说，一辆非常普通的铁灰色皇冠车驶向停车场入口。

“对，就是它。能看清车里的人吗？”

“看不清。”

从幸田他们的位置首先看见的是副驾驶席，驾驶席看不太清。只见皇冠微一减速，没有停留，径直去了地下。

“我告诉你，幸田。那个男的住在吹田区南千里的高台^①一带，从我家能看到他家。他有三个女儿。”

“这人是谁？”

“住田银行国际部次长。”

“干外汇操作的？那这个人的头脑肯定不简单。”

“不光这些。他最近被调到了银行的投资部门，和住田证券合作进行黄金的期货交易——就是热门的黄金证券。住田商事增设了一个黄金进口部门，住田仓库成为东京黄金交易所指定的黄金保管地点。这些，你知道吗？”

“完全不了解。”

“好吧，幸田。最关键的就是，那家银行的地下现在成了受住田仓库株式会社委托管理的分仓库。”

“就是说，那里有金砖？”

“每块一公斤重的金砖，那里共储备了六吨，价值一百亿日元。报上登过这事。当然，这里的黄金储量和田中贵金属的相比，算是少的。”

“是吗？”

“你怎么想？”

幸田答道：“那里肯定配了看守一百亿日元的警卫力量。”

^① 地势高而平的台状地区。

北川冷笑一声，侧头抽了口烟。

“幸田，我是这样想的。我们首先要找出他们的漏洞。如果没有，就给他们制造点。我们要多方位同时攻击。比如，我们可以让大楼里的警报器同时响。这样一来，负责监控的那些家伙就无法立刻判断是哪里出事……基本上，就是类似这样的做法。”

“那需要很多人。”

“目前，加上你，共五个人，或许会是六个人。总之，三个人负责进攻，两个人在外围等候……”

“照你这样说，真不如去买彩票。”

“你这样想？做做看嘛。当然，如果不用吊车，六吨黄金是拿不了的。我们最多偷五百公斤吧。”

“一克黄金值一千九百日元的话，五百公斤就接近十亿日元……那倒不如偷点纸币，又不占地方，装得还多。”

“福泽谕吉^①的纸币？没兴趣。我就是冲着金砖来的。”

北川笑得连肩膀都跟着抖动。北川大概一米八五，比幸田高十公分，无论到哪儿都很扎眼；他的体重是八十公斤，比幸田重二十公斤。但是，他不笨重——不论神经、肌肉，都比常人更加灵活。上学时，他曾组建业余爵士乐队，有人说他唱歌酷似地道的黑人。实际上，他的生活和他的音乐一样具有良好的韵律感。正是这韵律感支持着他大脑的运转。

① 福泽谕吉（1835—1901），日本近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日本著名私立大学庆应义塾大学的创立者，宣扬脱亚入欧论，对明治维新的影响很大，其肖像后被印到了一万日元的纸币上面。

和北川相比，幸田自觉顽固、冰冷。幸田思维不大敏捷，是爱钻牛角尖的类型。一旦开始思索，他就会全神贯注，完全忽略周遭事物。这自然是很危险的。但是，幸田越思考就越冷静，也越无畏。北川会邀请幸田前来合作，大概就是看中他这一点吧。

不管怎样，北川所讲的事情委实当得“大胆无惧”四字，近乎疯狂。

幸田只觉得心脏的某处渐渐兴奋。然而，那不是狂热的悸动，而只是毫无征兆、微弱跳动的节奏。

北川是正确的。老实说，幸田竟没觉得有何不安。事情固然只是初步构想，但就算目标是永田町的首相官邸，幸田也只会是同样的反应。做任何事情都要先制订计划，继而考察地形，筹措准备，再去实地演练，最终实施计划，悍然进攻。在这一过程中，幸田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神经反应症状，但没有哪个是预先想得到的。只有行动开始，他才会真实感觉仿佛停止的时间正在分分秒秒前进。

“今天也很热啊。”

北川说道。他的额头上有些汗水。强烈的阳光突然从信託银行大楼的屋顶照射过来，让幸田不由得眯起双眼。银行的石头建筑反射出淡淡的橙色，土佐堀川的水面闪耀着盛夏的金黄色，连挖沙船也沐浴在阳光之中。中之岛对岸的高层建筑群更是折射出耀眼光芒。

幸田看不到高楼下面的情形，却知道那里林立着无数破旧的招牌和数以万计的窗户。

再过片刻，几十万贫穷的劳动者就会汗流浹背地拥入城市。一到中午，街上就充斥着油炸食品的油烟味，还有乌冬面、荞麦面的香味。这个缺乏秩序、厚颜无耻、神经迟钝、像个胃袋的城市，就此苏醒。

在这样的地方做事，理应有与之相符的做法。如何进攻，如何胁迫他人，如何逃走，在东京和在大阪是不一样的。在大阪，行动要简单直接，不讲技巧，但要出其不意，使对方措手不及。进攻应充满冲击力，痛快无比，才能圆满收场。

北川的计划，想来正是这种风格。北川出身于千叶县船桥地区，之所以来大阪一住八年，正是冲着这个计划。当然，堪称日本史上之最佳的酷暑，同样促成了他的奇思妙想。

幸田没太细想，只是觉得这倒也不错。他在东京生活了很久，却不排斥大阪风格。若问他更喜欢哪种风格，其实他哪种都不喜欢。

一切有人类存在的地方，不管是城市、农村，他都讨厌。他想寻得一片没有人类的土地。世界上一定有那种地方。在那样的地方，他要脱胎换骨，开始新的生活。幸田再有一年就三十岁了，而三十岁正是他立志完成梦想的限期。

只听北川问道：“你做吗？”

幸田答道：“这要看你如何规划。”

“我会花些时间好好设计一番的。”

“你有大致的计划了？”

“算是吧。不过你和我肯定会负责进攻。别人恐怕不行，就算让他们做，只怕也做不好。”